

竹谿縣志

草
卷之十二

260.183

38

37



竹谿縣志卷之十二

藝文



文以載道也自昔淹通博雅之士每得於山川靈秀之氣者居多蓋本磅礴發爲雄奇而以閱歷長其才識抽秘騁妍有自來矣谿固山水盤鬱之區其人多磊落振拔宜有鴻篇麗藻追躡於前人節經兵燹著述概無可考自明以來名賢戾止率多題詠而邑中文士撰製漸多歷著於篇以志一時涵濡

文教之盛吁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後有作者可以興矣作藝文志

竹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創置竹谿縣記

明會 熙知縣

成化辛卯荆襄流民百萬渠盜李髡子等倡之爲亂有司捕盜慮流民有效尤者下令逐之其弗率者編配邊鄙械繫以行時當溽暑渴死疫死者無算蓋不勝其慘矣又五年丙申流民蟻聚如故朝廷簡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公撫之公朝夕馳至徧歷深山窮谷不避險阻所至敷揚德意昭示大信於民流民始而疑繼而罔不欣躍歡忭願公爲之所公謂民由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而好德也激而躍壅而潰從而不知所底非其性也曩昔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置

立州縣簡任賢良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矣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大理卿吳公道洪時以御史按治河南議與公協乃大會鎮守太監王公定韋公貴巡撫都御史劉公敷張公瑄余公子俊布政使王公用參政王公詔孫公洪叅議楊公琚按察使王公克復何公喬新副使費公臻等籍流民凡爲戶一十一萬三千有奇遂割竹山之地置竹谿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

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柏南召伊南三縣使流寓土著叅雜以居於是卽鄖縣置行都司鄖陽府衛府以統理屬縣司以分隸江北諸衛所文綏武衛兼有之矣建置司府縣衛公身親經畫而分遣官屬督成之竹谿之役始於是年九月明年二月熙與典史昆明李君浩用薦來官並力協心究圖厥終縣治前爲廳後堂東西爲諸吏案牘房前爲重門以嚴啓閉縣治之東爲儒學西百步爲府館其北爲布政分司城隍廟又北爲按察司繞以周城城爲四門門各有樓府館之基舊爲尹店巡檢司至是徙司於縣河舖以扼要害與夫倉

虞舖舍山川社稷諸壇凡制所宜有者罔不畢備勞費五倍其初矣所籍門戶編爲七社土著一社曰尹店新附六社曰在城曰竹谿曰水坪曰浪河曰秦坪曰柿河又二年巳亥有檄取勘漏籍流民續編二社曰南江曰後谿合之凡九社云先是尹店隸於竹山民戶所佃官田畝稅二斗七升逃戶之田吞沒於豪猾者頻年責稅於他戶貧民苦之會戶部下符有置圖冊以均田賦之令熙與李君合謀於邑人並主簿楊君澤相與定圖冊以均田驗羨田以起科官田捐其重稅之半所捐之稅以起科之數足之賦始無逋負焉大小徭役與

民約定爲簿書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得因緣以爲奸役始無濫及焉學校生徒取德行文章俊秀者充之又得學諭蓬溪馬君呈圖古葉毛君同相繼掌教嚴立教條士始有恒業焉所羈縻而化成之者一遵公之成法也丁未之冬熙以秩滿鉛山呂君聰代未至毛君被檄署理間謂竹谿創置無文以紀歲月非缺典歟遂以屬筆於熙熙惟荆襄迤西多長川大谷土壤腴沃物產富饒寒者易以爲衣饑者易以爲食此天地自然之利也利之所在民必趨之往歲流民潛聚去而復來固其所也爲

政者奈何違天地之利而拂民之性乎原公置立州縣安插流移亦惟因其利而利之順其性而導之耳昔周公懲殷頑民遷於洛邑戒長民者不忌於凶德君陳繼治之未嘗忿疾於頑畢公保釐之惟在於不剛不柔而已夫旣立州縣以安其身又立司衛以護其生其卽不剛以保之不柔以釐之者乎比來山區野聚新附土著之民莫不相生相養安於無事之天非徒流民州縣之利亦國家之利萬世之利也視區區忌疾而毒遣之孰得而孰失耶公之功在社稷德孚人心在法當錫謚立傳熙豈敢贅詞其間特以毛公之請爰撮其大

概而書之以告夫後之司政者庶知創置所自哉公名傑字子英山西陽城人以處置流民功陞右都御史進兵部尙書未上以疾終於南陽丁酉五月三十日也遺愛所在三省之民皆爲立祠焉宏治元年歲在戊申春正月下澣之吉

重脩豐登寺記

曾熙

豐登寺之本末前無所登載興廢之故不得而詳歲成化丙申都察院右都御史原公奉命處置流民開建竹谿縣治布政司右叅議楊公實董其役公卽寺廢址爲縣徙寺縣東四十步以蓮花寺僧性忍主之開創之初性忍慮其役之殷費

之鉅未有必爲之志也間有以白予者與幕賓李君浩謀諸縣人今渠縣主簿楊君澤篤咸謂華嚴僧續福行願精堅克勝興廢之任盍迎致之於時僧會缺員爰舉續福領敎事建寺之役悉畀付之續福旣蒞事則告於衆曰是寺之建上以爲國祝釐下以爲民祈佑且有廢興吾屬之責也敢憚其勞勩乎於是性忍亦奮發與耆舊僧慧奇等咸竭智殫慮以贊其經書聚貨食召匠傭斥基址簡材甓將諏日以庀事求善於宮宅地形之術者測景辨方審其向背以壬丙爲吉先作佛殿崇二丈八尺有奇廣四丈八尺深二丈五尺殿後爲法

堂東西分二寮東住性忍西住續福各以其弟子屬焉歲庚子續福繼爲伽藍殿壬寅性忍繼爲禪室又經營祖師殿天王殿山門各以次成雕刻藻繪像設莊嚴香華器物凡寺所宜有者靡不畢具蓋其材則因山之良食則取歲之羨不足則繼以衣鉢之私出於性忍者什三出於續福者什六僧雖未嘗持簿走民間而大富豪民與商賈好事者自捐財爲助亦當其什一也是役也督工總理一自續福自戊戌至乙巳身親勤勞積累八年乃克底於成不亦難哉續福懼其後莫之知而或毀其成伐石謁予求記予惟佛氏之敎流行於中

國久矣大要欲使人趨於善而不蹈於惡故寺宇遍天下上而王公貴人下而閭閻匹夫匹婦多嚮往之雖其誠足以鼓動乎人心必其多得夫瑰偉卓絕刻厲勤篤材智之人乃能昌大其教以致夫多助之力瑰偉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爲爲之執禦其成哉豐登廢而復興續福之成功可嘉矣綢繆牖戶所以保其成者獨不在於後之人乎書而歸之俾刻諸石庶來者有慨於心而益致其力焉爾其徒相是役及施者之名氏具列於石陰云

譙樓鐘記

明伍夔知縣

宏治壬子秋七月夔欽奉上命來宰是邑莅政臨民惟急於先務於凡制有未備者廢不以次而脩飾之竊見縣治譙樓鼓聲雖聞而鐘聲久廢則朝暮之禁不嚴禁不嚴曷足以云治於是捐俸易鐵金千五百筋命匠鑄造洪鐘高五尺圍八尺有餘鐘既成舉而懸之譙樓之右俾人朝而聞鐘鳴則知出作而行道之無阻暮而聞鐘鳴則知入息而夜禁之不犯官吏聞之而勤於蒞政士大夫聞之而勉於脩業其有裨於治道豈淺淺哉所謂政之先務者此耳是則譙樓之建而鐘鼓鳴焉則譙樓不徒爲虛設而制度庶乎其備矣是爲記

遇火災進諫疏

明徐成楚

內殿偶災聖躬引咎謹直陳修省第一要務以仰答天心仁愛
事臣伏見頃者天心示警回祿災乾清坤甯二宮都成煨燼該
禮部接出聖諭今偶爾災變實上天警惕乃朕失德所致驚疑
聖母賴列祖威靈佑庇朕心懼切自不安心與元輔議恐未盡
懲咎傳示禮部遣官告廟自責合行事宜查例來看以回天
意欽此臣等三復之餘不勝慟哭流涕竊以聖德如陛下豈
其有失聖政如陛下豈其有咎顧自古聖帝明王不貴無過
而貴能改過不貴無災而貴能弭災則聖諭及此誠宗廟社

稷之福也雖然告廟第祝史之任減膳亦致齋之常皆不足
以有所感動臣不識忌諱披瀝丹悃所願爲今日修省者則
宜寬之政有六宜嚴之政有二而瑣瑣不與焉所謂寬之政
六者其一曰寬近習以削肘腋之患夫宦官宮妾孔氏所稱
爲難養者也臣觀本朝中貴之禍如振如瑾皆始於狎昵成
於寬縱陛下嚴束之甚善顧此曹近在肘腋耳傳咽之癭旁
器之鼠容之固難去之不易且其人亦間有矜飭自好及椎
魯無能者未可泛然草菅而概視之也惟是略其誑誤防其
釜鬲毋任以事焉足矣我太祖高皇帝憂深慮遠故令申一

切宦者秩不得過五品役不得過掃除終其身未嘗重委而苛責以故不敢肆且不敢望今鞭笞不絕於宮闈囊橐盡歸於內帑蕭然懸空線纜相屬彼獨無人情乎夫前無鐘鼎竹帛之思後無覆巢完卵之慮又重以兔死狐悲之感痛心酸鼻將何憚而不爲况陛下以兩目視人羣小以萬目視陛下牆有耳莽有戎側有伏寇奈何其毋凜凜也臣願聖明留意矜恤二曰寬畿民以重根本之計夫緩急國家所時有也畿民近在輦下爲四方根本故累代創業之君必徙海內大姓以實京師保全愛護加外民一等皆有深意蓋當其無事旣

予以素封之安一旦有警誰不佐縣官之急苟其日朘月削東驚西撼有散而之四方耳且昔殷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周公以爲治民祇懼小大無怨之效今五城搜括兩月未完三輔追呼四民騷動以輦轂首善之地有籲天向隅之聲恐不可使聞於上帝也陛下何不亟勅當事諸臣速解嚴網極力昭雪毋使株連蔓引介然有覆盆之恨三曰寬任事之臣以防廢墜夫人主深居大內百步之外聽而不聞環堵之牆窺而不見然而稱爲明主者君善用其臣善納其忠也迺今忠事之臣何如矣往歲京察竣

陛下逐趙南星客歲外察竣陛下逐蔣時馨未幾軍察甫竣
陛下又逐韓范三臣顛直自用意氣過激處之誠不足惜顧
此三察者皆眾怨所必積人情所不樂就三臣幸竭心力任
之矣卽有微箚何妨原宥迺竟不能保其終異日諸臣又誰
敢肩其始者且吏部之文選禮部之儀制兵部之職方俱要
職也部臣需次得之無不人人色喜謂得行其志以報陛下
今皆視爲畏途矣朝拜命而夕飲冰矣擔荷者必遭顯斥模
稜者始獲瓦全人各有心誰不自愛而望其觸忌府怨以格
恭乃職不亦難乎四曰寬敢言之臣以防壅蔽臣聞管子有

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言國有事
而君不聞壅蔽之爲害也祖宗時臺省有言未嘗不行卽不
行未嘗不納忤旨未嘗輒斥卽斥未嘗不復用是以下無隱
衷上無壅聽迺今指斥乘輿者斥矣借劍尙方者斥矣甚且
怒一事蔓延及於數事罪一人株連及於數十一登謫籍永
不叙用夫臣等不諳大體瑣尾塵瀆言不宣心致激聖怒方
且自咎不暇豈敢有望顧惟是一二險怪士望風希旨倖得
好官阿諛逢迎轉相效慕臣恐四凶復起於後五鬼更增於
昔八狗三羊且相率彈冠上豐亨豫大之祝矣異日者煬灶

之勢既成指鹿之奸畢售陛下卽欲下求言之詔其何能及
焉五曰寬遴選之典以防掛漏凡守文繼體之君與創業異
創業之君起草萊提三尺親與羣雄角才力而臣之其知人
善任蓋其習也守文繼體之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
手人情世故原不相習夫所謂進退之柄者精用之則耳目
內鍵不無借聽賂於中央粗用之則賢奸外失不足示神明
於天下故天下擇宰相宰相擇羣有司執簡御煩蓋其慎耳
今陛下之進退羣臣亦太奇矣見以爲主愛憎則聖心原自
無私見以爲主毀譽則天聽何由得入外議紛紛不勝管窺

蠡測而未知所嚮陛下何不以專責付閣部以公論付臺諫
果其稱職則置腹以推心一有指摘則朝聞而暮斥夫大臣
操易置羣有司之柄陛下又操易置大臣之柄其體豈不甚
尊其勢豈不甚逸亦何必左書而右掣其肘也六曰寬灾疲
之征以甦民困自古治安之國所以寢昌者何也爲之用者
衆也險釁之朝所以寢微者何也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
用者衆則昌爲之用者寡則微善爲國者如之何毋重民也
陛下躬修儉德積緒取盈力亦良勤矣亦常念及於民乎海
內頻年水旱饑殍相望又且邊疆多警羽檄之使紛錯於道

郵吏馳而不得息加以哮賊甫蕩楊酋嗣橫覆軍殺將動以
萬計丁壯死於征戍老弱疲於轉輸鬼哭人號白日黯淡今
青徐淮泗之間又騷然煩費矣此正天與陛下以經營之時
宵衣旰食之日卽蠲租問疾散金酌死猶恐不給意者秦之
絀晉之絀滇之金吳越之織江南之燒造可稍緩乎瘡痍未
起心肉未剝哀哀子遺扣闥無路意者可深念乎夫民心悅
則天意得臣願陛下熟計之也所謂嚴之政二者其一曰閣
臣係百僚之總責備當嚴臣聞漢以災異策免三公誠重之
也閣臣原備顧問故非古三公比第其外總百揆內弼元首

陛下所以優禮之者視三公加厚夫上幸以國士遇下廼下
不以國士報上者非夫也當四臣未大拜時聲稱籍籍臣等
望之甚重不謂絲綸旣掌名實都灰阿世取榮竟成闕茸夫
股肱心膂之任非濟貧養老之資調元變理之司非袖手旁
觀之地且昔者邊臣奏績加恩進爵四輔臣旣已冒濫優渥
爲諸臣首今天災示警主憂臣辱卽聖慈高厚不忍顯斥四
臣顧獨無內媿乎臣伏讀聖諭謂與元輔等議恐未盡懲咎
業已洞燭其尸素矣有如自今變理無狀臣寧負閣臣不忍
負陛下請以白簡從事至於委在責成使進退得關其忠諫

諍得行其志則陛下之責非臣愚所敢議也其二曰吏兵係文武之長簡核當嚴臣惟三軍之命懸於一將百里之命懸於有司顧所以重推轂之選寄銓考之任則吏兵而尙書責也陛下懲貪戒墨屢厯明旨意不可謂不厚督撫有御史大夫澄清有直指使者各官稍一不職許以柱後惠文彈治法不可謂不密然而貪墨未止軍民未戢則兩臣之進退黜陟其大較可知也職不暇遠引卽京營太倉非近在輦下者耶廼倉臣給糧於軍士每石纔得捌斗營中債帥接踵貪校比肩三軍爲腴削所苦所在仰屋夫十萬軍聲非止匹夫之口

四時怨望非止向隅之悲有不干天地之和者乎而兩部竟付之不聞則遠而省直又遠而邊疆奈何不入市攫金也伏乞天語叮嗾嚴加切責務使拔廉黜墨盡祛宿弊亦回天之一事臣心忠智短學淺術踈偶值異常災變君父震駭正臣子寢食不安之日廼敢仰體聖心引咎德意竭陳愚悃稍佐涓涘極知策匪匡時詞多觸諱伏望聖慈俯垂憐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請簡老成疏

明 徐成楚

爲邊警漸逼樞筦久虛懇乞聖明極簡老成以圖長策事今
之兵部尙書卽古之司馬凡文武將吏悉聽主持軍國機宜
總由調度昔土木之變幾蹈宋轍賴本兵于謙極力維持苦
心戡定祖宗大物幸而未改故由來該部之重萬萬非他部
比前此二百餘年隨缺隨補必公必慎誠自爲社稷計耳今
毋論西北多故且闕白睥睨中原清正鴛鴦海上此番利鈍
豈獨屬國存亡所繫且上而宗社下而蒼赤安危利亂在此
一舉廼帷幄根本之地缺發縱指示之官譬如驅無軸之車

駕無舵之楫以越太行泛滄海其爲顛覆淪溺豈顧問哉雖
該部比務自有侍郎料理第官非實授則法令難於必行事
厯代庖則利害寬於專責矧各處總督所帶尙書右都御史
等銜具列侍郎之上而欲一一聽其提衡守其節制此必不
可得之數也夫設官所以爲國陛下重於惜官而輕於爲國
臣竊憂之頃來星象屢變灾異交作或閤城鬼哭或鐘作人
言或無故室吐火光或遍處雨毛雨墨察其占驗僉謂兵兆
祖宗千辛萬苦九死一生以創此帝業所望聖子神孫萬年
無替不謂陛下明聖深居高拱坐釀隱禍輔臣熟知人情危

懼國勢凌夷持祿固寵不以實告臣每讀史至唐德宗之世未嘗不掩卷流涕不圖今日復見此景也如及今不言萬一積漸至甚中原雲擾九廟震驚萬姓倒懸宸衷宵旰臣卽以七尺膏斧鉞潤原野亦何面目見列聖在天之靈乎故敢因樞筦一事而併及之伏乞皇上深思遠慮惕然猛省亟簡練達樞臣運籌帷幄更乞察正言用正人力祛敝習共登上理毋爲煬灶所誤則天下幸甚幸甚

求明示疏

明 徐成楚

聖主靈威叵測言官語默而難懇乞明示上意所嚮以便欽承臣等待罪瑣闥媿無表見日者皇上斥去兩京科道官三十有四人臣等過蒙優容存留供職卽捐頂踵豈足以報陛下惟是官以言設職以言盡而諸臣旣以不言斥矣臣等顧影增慚永兢蚤負日求所以拾遺補缺責難陳善以不負聖明廣厲言官至意而誠意未孚天威正赫扣闥尙有待也頃者河南道御史馬經綸慷慨陳言忠誠報國臣等私竊自慰謂皇上誠罪諸臣以不言矣幸有敢言如經綸者計轉圜止

輦或旦夕可望乎廼吏部接出聖諭經綸竟從降調聖意深遠未易窺測其果以言罪抑仍不以言罪臣等未之解也臣等象上之指若水之在盂方圓易嚮其當以言爲戒抑仍不以言爲戒臣等未之解也且同一言官也前所處者旣以不言被譴今馬經綸又以敢言獲罪旬日之內詔旨數更一人之身進退維谷受諫則如轉石發號則如反汗此又臣等所未解也夫經綸之敢言與前勾去諸臣之不言無兩非之理也陛下斥不言者又茹納所爲敢言者則諸臣將飲灰吞刃訟緘默之愆陛下遂敢言者又棄置所爲不言者則諸臣且

借口揚眉收戇直之譽第諍臣得以收譽則人主不能辭愆
臣竊謂陛下之計左也昔唐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
則內自省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亦不以爲忤又曾問
魏徵曰比來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徵曰陛下虛心納採誠宜
有言者今陛下英明神聖固薄唐太宗而不爲者倘果以不
言者爲溺職則臣等不難爲諍臣傑士進危明憂盛之苦詞
果以敢言者爲忤旨則臣等不難爲諧臣媚子效希旨望風
之故智顧諛佞取寵則禍歸人主而利歸人臣披鱗折檻則
禍歸人臣而利歸人主兩者相距天壤懸隔臣等功名富貴

之念非與人殊生死榮辱之念非與人殊而審爲此不爲彼
者毋亦二祖列宗昭鑒之靈在上二百餘年養士之恩在下
清議在前信史在後不忍負陛下且不忍負此生耳有如人
諾人趨旅進旅退倏而京堂倏而開府又倏而八座長安道
上揚揚得意臣等非有胸無心豈不羨慕而顧爲此九死一
生之拙計哉忠於謀國則拙於謀生在聖明一加察耳

沈公祠記

歐陽照

吾師沈華松先生以吳興異材來令吾谿者五年善政累累如公議中所申抑賈客之橫障郡使之騷戢胥役僧牙之蠹剪蕭艾培芝蘭會於師甫行丐叅藩劉孔源先生文勒諸不朽繼得王侯璋履任慈愛剴切一如師雖斟酌操縱時有調劑要於吾民含甘飲醇也於是士若民既沐侯之恩愈懷吾師不能忘乃相率以向之樹主祝師者更爲肖像且矧專宇於龍山之陽歲時俎豆邇余以新命暫假還里囑余記余不肖辱師門且深雖鄙陋其何辭獨計歲當庚子楚郡邑有開

採之詔而惡璫陳某張燄甚余方謬中雋往來襄郢間所至民若狂若喪無不爲權鑄苦至里中獨宴然無恙詢之陳某將次第及谿而師優調鍾祥方戒行曰我數載不挈家隻身一僕所與共休戚者此民耳今餘俸尙在吾何愛此區區不求免而使若困吾民乎遂賂之陳某捲師橐四百金而去遂不復西向谿而師蕭然就道無他行李有古琴鶴風焉雖吾谿飲師之膏而師不有吾師活谿之枯而谿不知以視他郡邑且騷然不寧而此固安堵民獨何心而能愬然耶頃更崇祠報祀信直道有不容泯滅者乃邑士民復進而言曰是烏

足以報侯侯有丈夫子五人長公起家甲第掌天子絲綸仲
季聯翩騫騰未艾斯乃谿之焚祝我侯而願藉報於冥冥者
乎祠建於大士閣左三楹南向前爲門屏邑之諸山環翠戶
牖間飛瀑沁懷平疇舒眺稱勝覽焉知師所樂居也工於六
月始成維時頽從士民之情而選勝率作者王侯分俸助工
者王君一化李君紹集資肩事者茂才賈君如松胡君爲學
上舍徐君文達暨諸文學陳生祀等至專董其役則蓮幕何
君一鵬李君文爵之力居多焉

增脩城樓記

明陳希歐知縣

粵稽設險守國之說載於易而知城池之設自古開國承家者重之國初竹谿並屬房州成化十二年都御史原公議請於上始割竹山尹店社巡檢司之地而設縣治焉乃相度茲土命官鳩工創築土城設東西南三門草創初定而猶未備也洪治元年鉛山呂君聰令茲邑以城東多空濶申請充拓若干步始設北門規制稍濶而猶未堅也正德九年六合張君瓚以土城易圯難備不虞乃取東山之石而更築之鼎建南北樓規制益宏而城垣堅厚視昔益壯矣然而興大役動

竹谿縣志

卷十三藝文

十九

大眾當時之所勞民者何如公蓋任事任怨而勿計也厥後米脂李君續建東西二樓城之四門皆可壯觀矣歷數十年來禦暴保民於張歸功焉相繼掌封者隨圯隨葺亦仍張之舊而已東西南北樓雖可登望城垣稍欠高聳增脩整飭盡力盡財豈易言哉萬歷甲戌信陽周君繼文始議增高五尺添設四角樓詳申都御史申公允其議遂從事增脩乃命典史任子景春總董其役未竟而公以外訃行郎三守鄆公啓元乃掌縣事深憫茲役方爲而未就也余承乏來莅茲土周巡城郭閱役未竣乃呼魯工義民張安等而戒諭之曰高城

深池爲地方保障議亦善矣能無勞民傷財乎民勞矣而築不堅財費矣而垂不久當事者能無咎耶爾不見富人之作室乎材木必求其良築基必求其固貽謀周悉期爲子孫百世之利若茲城其保障一邑非小矣矧不如富人之作室謀久遠乎衆皆警躍子來趨事經營締造惟懷永圖不兩月而厥功告成民勞而不見其咨財費而不見其妄真足以固張之堅增張之高矣百世保障之利敢謂在茲乎夫天下之事好大喜功者冒於爲巧於避患者不肯爲苟且完事者輕於爲夫是城也創始於呂築石於張議增於周余蓋殫厥終事

而篤厚前功者非好大也非避患也非輕爲也厥咎其可免歟城週圍計二里三分高通計一丈七尺三百六十八塚口四門城樓皆可登眺四角敵樓皆可壯觀周圍八小亭皆可防宿形勝巍巍煥乎駢麗後先創造積累艱難可無記乎矢謨贊襄効勞成事者例皆竝記之

重脩儒學記

明徐傑玉山人教諭

聖皇臨御屢頒明詔以興學育材爲首務時任巡撫之寄及藩臬府縣翕然遵承罔後竹谿縣儒學肇自成化十二年丙申因流兇作梗都憲陽城原公傑奉命來撫安處置奉請開

立郡縣以治之於是茲縣始立都憲曰爲治以始莫先學校
昔魯僖公脩泮宮淮蠻來服文翁興蜀學蜀人向化所係如
此不可不慎重焉於是擇地於縣之東嚮離明繞山川而建
是學以湖廣布政司叅議秦和楊琚總理之襄陽府同知王
照竹山縣知縣楊春協贊功完時知縣秦和會熙加以脩增
荆射圃一所至宏治八年值提學按察司僉事仙居王純至
縣詣學謁廟不勝顧瞻興嘆以始開興創廟廡堂齋淺隘弗
稱委知縣合陽伍夔重建之於是夔遵承以作興爲務遂涓
吉肇工掄材陶甃盡撤其舊遷學基於後捐俸爲倡措置土

民間風樂助有財者願輸有力者願役木石之用不勞而集
首倡正殿兩廡大成門繼明倫堂兩齋棟宇森聳形勢高峨
鸞翔虎踞署學事南漳訓導牛福贊理之迨至宏治九年知
縣曹瑾以興學爲心完整大成門而覆以琉璃脊獸龕石爲
臥碑置於明倫堂之東隅龕案祭器靡不新美重建櫺星門
三座規制器象煥乎雄冠他邑前此未之見也僉謂不可無
文以紀其實故徵余爲記竊謂國家之治建學爲先建學所
以敷教育材以隆治化甚盛典也奈何世之任作興之責者
往往以簿書期會爲先賦役聽訟爲急視學校爲虛文汨沒

因循略不加意可慨也夫今竹谿之學既賴夫都憲肇基興學於上復資賢令相繼協成於下雖然學不自興由得人而後興人不自美由教養而後美況是邑新開在於作養者吐奇振藻邁烈揚休以卓聞於前今接武而起者又皆奇偉之彥彈冠奮勵洗磨故習激昂馳騫於文翰之場切磋琢磨於禮義之地他日爲美材充棟樑之用爲重器待宗廟之需繼美前脩增光學校非特不負諸名公脩學願望之盛心抑亦克副朝廷興材之明訓顧不偉哉是爲記

陳時事疏

明徐成楚邑人給諫

時事可憂轉移在預謹直陳狂瞽以仰佐聖明萬一臣以外吏叨受禮垣竊感頃歲以來災異頻仍倭虜交警膏脂內竭精銳外殘披鱗折檻之士多伏於草茅土崩瓦解之形已見於畿省逃稽往牒深究亂源豐蔀泰隍寒心銷骨臣義不容隱謹披瀝悃欵摘陳謬議內仰關君德者凡四指切時政者亦凡四其仰關君德者一曰惜才品以回天變臣聞天之生才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故不勝其固護而秘惜人情有攻其所甚愛則爭爭而不得則憤安知天心之不如是乎人才者天之所愛也頃歲以來正臣讜士其以獲罪去者

若干人矣海內水旱頻仍骨肉相食大江以南及中州齊魯之郊又見告矣變不虛生皆人所召意者陛下得無違天而棄賢蔽所愛以置諸無用乎夫苟可以收名不必獲實者人臣之自爲計也苟可以獲實不必收名者人主之爲天下國家計也諸臣愛名之心本重於愛位陛下重予諸臣以位而輕予諸臣以名以故巖穴之虛譽日增廊廟之實效日減若不及今收拾竊恐俊厨復起於漢清流再見於唐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二曰原公疏以存直道臣聞喜怒者一人之私也是非者天下之公也人主以喜怒行賞罰則直道誦於上人

臣以諫諍明是非則直道伸於下凡陛下斥逐言官臺省未嘗不救救之未嘗不處而猶敢嘵嘵者匪獨求霽天威亦欲稍存公論耳迺愈救愈怒愈處愈嚴諸臣卽不足惜謂國體何且陛下誠不欲諸臣之有言乎臣恐其究不至於緘默不止者昔商之末造爲長夜之飲歡以失日以問箕子箕子嘆曰夫爲天下主而舉朝失日天下其危矣遂辭以醉而不知夫以箕子之聖宗臣之親與舉日之易也然且寧敢於欺罔而不敢直陳積威約之漸耳又況世之碌碌踈逖者哉自今一切公疏臣望陛下留心嘉納慎勿使人臣以言爲諱也三

曰酌恩威以安肘腋臣聞孔子有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故宮府合爲一體賞罰不宜異同誠慎之也今宮闈閼密卽近習之畏威懷德與否臣不敢知然恐聖心所嚮或借寬假以市恩聖怒所加或恣鞭撻以府怨萬一胡越起於輦轂戈盾伏於蕭牆雖有智者不能爲倉卒計矣且古今頌舜德者必首好生稱禹功者必先泣罪彼謂一草一木猶足傷造化之和而況人命乎臣謂一切近習固宜裁之以法勿令姑息然自非大過宜示包容卽有震怒毋過鞭笞夫刻覈太至人將以不肖之心應之可畏哉未然

之防惟陛下謹焉四日節財用以濟時艱臣聞竭澤而漁今雖得魚明年無魚此善喻也今海內之民力竭矣利孔無尺寸之餘帑藏鮮終歲之積而邊餉之漸增藩祿之繁衍市賞之耗蠹月增歲益卽使管仲持籌桑孔司計終不能有補於毫髮肩事者不勝焦心蒿目則爲之請罷織造請罷燒造又請復內供之正額諸臣豈不知陛下玉帛萬國卽奉以天下不爲過哉顧時詘舉盈明主所諱慎乃儉德是爲永圖臣願陛下軫念時艱特允諸臣所請將燒造織造及內供溢額之數暫行停止待帑有餘積另旨舉行庶縣官省一分則國利

一分之積有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國計幸甚生民幸甚其指切於時政者一曰釋猜嫌以廣忠益夫上下雷同非國之幸然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則和同之辨不可不審也昔宋之慶歷以君子攻小人一變而元祐則以君子攻君子矣再變而紹聖則以小人攻君子矣彼其南渡之禍非盡天數亦臣之乖異致然今衆正布列人思自好本朝二百年來此等景象未易多見就中建職者不無稍嫌於戇守職者不無稍涉於固然總之爲國非以營私有如不勝形骸之隔處之愈峻應之愈激異日者正臣避世以養名庸臣象指而易鄉

天下事豈碌碌者所能辦乎竊願當事者第實心以圖報塞毋泥同異爲嫌疑虛衷以察功能毋別同異爲殿最所裨於國家非淺鮮矣二曰公黜陟以平政體臣聞之天下之所以平政平也政之所以平人平也昔宋值大旱寇準以爲刑法偏頗所致太宗不悅召兩府問狀準曰祖吉坐賊若干少罪乃至死叅政王沔之弟淮盜所主財至千萬以上願得不死非偏而何太宗有詔鞠問其暮遂大雨今國家進退之間偏頗不少矣臣不敢毛舉卽如前年有以賄求薦者爲按臣所劾止降一級用耳而南陽府同知任文定坐投書上官非有

賄賂之迹竟至論罷又何其重也諸上封事觸聖怒者往往至削籍去而如戶部郎中鄭材狂逞妄言獲罪清議乃僅調南京用又何其輕也欲外議之不嘖嘖難矣夫國家所以礪世磨鈍者獨有此賞罰而倒置若此非所以服人心昭公道也臣願執政柄銓之臣稽心調酌毋使城狐社鼠遂憑借之奸而幽谷寒門絕陽春之望則政平而天下可平卽有水旱盜賊無足慮矣三曰惜民隱以弭反側臣惟人主所與共天下者庶民也民情予之則喜奪之則慍人主明操其予奪之柄足以鼓舞天下天下亦陰行其喜慍之意足以向背人主

顧所以承宣 主德而致之民者諸臣責也今災之民憔悴甚矣陛下頃覽科臣圖說愴然動念不愛帑藏之積遣官撫賑二三大臣宜何如將順者而司農以不敷爭矣司空以職掌爭矣昔富弼區區青州守耳猶活饑民一十餘萬汲黯矯制馮諼焚券彼獨非人情哉胡二臣之敢於濡滯也壅主上之德意忘待斃之赤子臣屢爲國家守財而不務樹德臣竊爲二臣諱之更望亟下明詔俾二臣設法移用悉如科臣所請原數毋得推諉夫東倭一犯順不難捐百千萬應之奈何重揣外患輕視內憂乎臣不知其解矣四曰覈軍政以圖實效

臣聞國家自京營腹衛以及并邊諸吏士亦夥矣有不仰給縣官者乎試按籍而稽魚貫而覈有十存二三三者乎卽有二存者率老弱無賴聞枹鼓格鬪聲輒畏怖欲死有掇石超距者乎國家竭天下之膏血以養此輩迺一遇緩急動稱增募則平日所養之謂何也尤可憾者本兵之所易置不采實而采名邊帥之所朘削不養士而養交以致脫巾之擾漸成錮習裨帥之權制於卒伍一旦猝有外患有坐而觀耳夫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此亦改絃之日也陛下何不簡擇才力任事之臣付以便宜養士練兵倡勇敢足屯餉卽有誼嘩毋輒更置期於底績而已傳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宴如也故夫有任事者有任任事者及今不圖後益何及臣願陛下之亟圖其漸也臣素性愚戇罔識避忌略陳管見稍佐聖明倘蒙陛下采擇下之所司酌議施行其於治平未必無補臣不勝戰悚待罪之至

鄖竹道中記險

國朝黃暉烈知縣

江以南浙以西自金山迄錢塘七百里中歷五郡十二縣一葦杭之可臥而至也未有如鄖幅之廣大險遠者如以江浙計葦幾幾跨七郡不止焉鄖之屬邑凡六而竹谿爲最遠自

郡城西南行四十里爲大嶺又十五里爲小嶺皆曼衍平迤
騎可上下又西二十里爲花果園又二十里爲老營倉又十
五里爲黃龍灘則竹江之所經也皆平畦坦途安驅可至過
灘而西四十五里爲大峽又二十里爲鮑家店跨澗踰溪不
可勝數幸途不甚險可計程而行自此而上二十里踰河十
三里爲棺木崖其高不過如大小嶺因崖半有洞洞中有石
隱隱如棺故名又四十里越澗數十道爲大壩山山之高上
下可二十里於無徑中取徑僅可容足路出山腰右高左下
一隕越不可問矣遇霖兩冰雪寸步難移過山五里爲唐家

坪則往來宿處也前後六十里皆無烟火行人度不能至則
止而弗前又從澗池中行四十里爲界嶺其險與大壩約略
相同此鄖縣境也入竹山境卽滾子坡坡雖高而徑坦至坡
麓數百仞乃險仄焉坡下爲水坪河行二十里越澗二十里
至吉陽關高峻奇險望之又一大壩山矣山行二十里爲交
龍觀以兩山相交故名又二十里爲馬鞍橋橋西有峭壁縱
橫可五百仞拔地而起倚天而立三面峻絕一面通山土人
避賊時登此以當桃源避秦處也又溪行三十里爲九里崗
自吉陽關下至此凡跨澗九十一道自崗以南二十里爲寶

峯以西十里爲千佛洞路之坦無過此者又二十里爲縣河
舖則緣山上下稍紆折焉過縣河而西始入竹谿境逾河十
里爲磁瓦關山雖高而其途則坦又二十里爲水坪山皆有
人跡非復大壑諸山之險惡矣水坪至縣止三十里登山觀
之如在履舄下自郡至縣凡五百餘里急行七日可到緩行
每至經旬也大約山行則盤空屈曲水行則怪石亂流山行
自下而上不敢仰視若懸崖欲墮者然自上而下不敢俯視
以目眩心悸首重趾輕也循山而行不敢左右視以路徑頗
仄高不可攀下不可極膽戰股慄也山溪無常遇暴雨則望

竹谿縣志

卷十一藝文

二十九

洋而嘆又不可以梁且不勝梁也嚴寒則冰雪載途溽暑則
汗流接踵又有虎口之血灑灑於叢篁積石間無鳥翼獸蹄
而以父母之身試於不測較之宦遊江浙者奚啻天淵哉爲
之計者無五丁之力山不可開矣惟有誅藤伐棘剪蔓除蒿
徑之缺者補之斷者續之枯木朽株頑石之橫梗於道者移
而去之則其功亦可世世顧數十里無居人而行人則維日
不足也誰爲此不急之舉耶亦第存之以見谿令跋涉之難
云爾

禱雨文

黃暉烈

天地之大德曰生百神喬嶽所以奉天行令也元后作民父母百里之宰所以奉君澤民也竹谿在萬山之中人民鮮少又自兵燹以後田疇荒蕪無大澤廣圩供其蓄洩無菱蒲唇蛤活其餘生一遇災荒鳥獸散矣是貧莫貧於谿之民苦亦莫苦於谿之民也烈初筮仕此方卽以一方之生民自任方欲招徠生聚使谿民之貧者皆富富者不貧不肖者皆進於賢賢者不流於不肖又恐才綿德薄不副所期夙夜兢兢臨淵集木惟有與民休息止訟勸農造士興賢共宣教化凡便於民不便於吏者則爲之便於吏不便於民者不敢爲也節

嗜禁慾勤勞民生祇來昭格天心下扞民困自受事以來仰荷百神之靈膏雨時降雖高田未能插蒔而下壤幸已耘耔但山麓之傍稻梁無幾卽使時蒙沾漑未能家有餘糧況今初伏已逾共苦流金爍石自此不雨則鮮者槁潤者枯歲一不登老幼將填溝壑民旣盡矣吏安歸乎凡民之存亡休戚吏實共之是難莫難於谿之吏急亦莫急於谿之吏也然而高山出雲不崇朝而雨叢林噴霧可浹日無虹稍施利濟之仁立慰三農之望是靈莫靈於谿之神易莫易於谿之神也烈是以不揣狂愚爲民請命其有言不由衷事不實舉者神

則降禍於吏俾省前愆民無與焉其有愚民迷謬獲罪神祇者神則徵應於民使之悔過歲無與焉天地以生物爲心神卽以天地之心爲心與雲潤雨時和年豐惟神是賴潔蠲昭事敢竭愚誠神其鑒之

政事紀略

黃暉烈

今

上之二十有九年臣暉烈承乏竹谿而信夫子輿氏民爲貴之說也竹谿古無邑治始於故明成化之十三年剖竹山之西境籍流民爲戶計口十萬三千有奇百年之中遂成富庶明季

竹谿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十一

流寇煽亂張獻忠肆虐於蜀楚之交而谿邑尤甚滅其人火其廬墮其城凡倉廩學舍署廨廟宇之屬付之一燼而昔之樊然蔚然者蓋蕩焉無存矣獻忠竄蜀餘寇之負固者十有三家各據一山自爲雄長道無行迹邑無居民蒿萊之所竊宅猛獸之所遊嬉鳥鳶之所棲息如是者又二十年然吏之分符至此者寄署山寨之巔求所謂城社遺墟但見蓬蒿迷目而已至康熙之二十年山谷廓清榛莽蕩滌民之瞻鳥靡止者稍知所歸息焉七年戊申前任竹谿令臣曹席珍始入城立一軍八百人以坐鎮之假其兵力伐棘誅茅草創規模

民於是知有城知有官知有政教號令非復向之寄跡山阿等威不辨者矣未幾甲乙之交吳逆不軌楊來嘉附之謝洪二賊肆其咆哮負隅作慝流血成川積骨成邱如是者又七年庚申之冬

天怒赫濯賊以剪除竹谿令臣徐京陞奉命茲土漸次綢繆伐木取材茅簷容膝多方招徠驚鴻始集然而積歲以來野無三戶之村村無半緡之蓄焚畬而田築堰通水伐樹爲薪其事已畢高壤則望澤於天布縷麻稟文史楮筆之類則取資於外苟有如大江以南之人勤力作苦男婦不息旣工旣商亦

竹谿縣志

卷十三 藝文

三十二

蠶亦織則谿之利賴豈有盡哉其弊何居曰人不足也人不足於耕故有曠土人不足於蠶故有餘桑人不足於織故無餘布人不足於學故應試之額不充人不足於廛故懋遷化居之徒裹足人不足於役故府史胥徒招之不前爲之使者雖一邑如一家也其風俗樸茂則有可舉者不見可欲故無邪心耕而食汲而飲不知有紛華靡麗之物故無求於人一布褶可以數年器用竹木而外問所爲文采奇異者無有也故穿窬之風不作臣於每月朔望會文武諸僚宣講

上諭勸之以善而易從懲之以惡而易改故獄訟不興飲食口腹

之奉不必加意撙節而無一可靡財者故逋賦無有約其大概蓋幾幾有陶唐氏之遺風焉然而求其故則皆由人不足也苟既庶而與爲富之富必易旣富而與爲教之教必宏今入空山寂寞之鄉而欲招致衆庶勢有所難雖然苟盡心於民亦奚難哉生息之休養之母苟取母苟役母苟刑好其所好而惡其所惡如是者數十年而人不多於前者未之有也邑之中文獻無徵典型云遠其山川城郭學校祀典職官水利農田賦役貢舉人物古蹟關堡津梁諸大事亦僅存千伯於什一而已姑誌之以俟後之君子焉

存古錄序

國朝張懋勳邑人

勲世居隴右垂髫時卽聞楚鄖之西有竹谿山川城郭人物田土甲於他邑旣而讀其先輩制藝光俊雄渾足徵山川之靈秀是時雖有長鄉萬里遊想未遂也庚申冬先王父奉簡命兵防斯土余隨任宦邸見其城復於隍泮宮坵墟官廨無片瓦余不禁愀然曰谿之衰何至此極也越三年癸亥先王父以疾卒谿之軍民食鎮撫之力弗忍忘先君子亦樂其地沃風淳遂家焉間嘗散步學社目擊破瓦頽垣想見當日之盛信乎昔聞之不謬也粵考輿圖所載凡方州城郭官廟社

稷莫不有鐘鼎以紀功韜鐸以揚盛下逮山水邱壑道院佛
寺亦莫不各有銘記以昭一時之盛昔之創置於此者豈無
碑碣文字以紀歲月乎時有對余者曰谿城處萬山之中界
聯秦蜀疊經兵燹雖舊有作者亦汨沒於荒烟蔓草間今子
旣著其土隸其庠不知其邑之由來可乎余於是每至春和
景明秋高氣爽芒屨棕帽偕二三良友漫步於廢址荒榛搜
求斷碣殘碑時有所得縱苔沒塵封亦必剔抉洗滌錄其遺
文以識一代興建之由而文之奇麗簡淡不計焉是舉也余
豈故爲好勞而邀博古之譽耶邑當大亂之餘志乘盡付祖
龍父老半屬凋謝求其陳說先代昭示來茲者幾如鳳鳥河
圖之罕覩故先後採輯得創置一篇學記五篇寺觀碑文數
篇編之成帙以俟後之採古者不致徒見山高而水深居斯
地者亦不致愈久而愈失其傳此余之意也夫

重脩崇聖祠並建明倫堂記

國朝宋 煥知縣

國家敬崇文教尊禮

先師殿廡之制享祀之典燦然明備又爲報本追遠特晉五代之
封建祠學宮顏曰崇聖凡以揚至德之光示天下善則歸親
之義使人徘徊瞻仰肅然敬油然感交勉於倫常彞紀以幾

棧樸菁莪之治煌煌乎盛典也谿邑僻處山陬學宮制度缺
略未備雖舊有崇聖祠而茅簷土壁殊乖體制夫祠以崇聖
而簡陋若此嗚乎士不知崇聖則士心慢積慢則驕其不至
踰閑蕩檢作爲一切非法者幸耳官斯土者將以廣風厲俗
崇教化爲首務惟是因循無事坐使習於慢以長失如治術
何余之承乏茲邑也入廟祇祀惕然不安乃與同城文武暨
邑之紳士亟謀捐資改建鳩工庀材踰年告竣軒豁疏敞迥
軼前規於以肅觀瞻而隆秩祀庶免褻越歟且夫聖人亦人
子而獨能顯揚世德令百世下追王上祀廟食不祧聖人所

以爲人倫之至祠旣成繼建明倫堂三間俾諸生講學課業
其中使知崇聖之實在盡倫而倫莫切於尊親能崇聖人之
親以崇聖而不能自崇其親以盡倫夫猶之未能崇聖焉矣
登斯堂也諸生亦顧名思義哉抑余聞之學校隆替關乎士
習流積日久遂成爲風俗泮水美僖公也曰無小無大從公
子邁子衿刺學校廢也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
寧不嗣音二詩實一國教化廢興之概故其時魯稱秉禮鄭
多淫風繼自今諸生尙爲小大之從毋蹈子衿之刺居業有
地庶無異物之遷而綱常植名教敦處則能化其鄉人出則

爲光於王國用以應昌運而副

國家重道崇儒之化則余亦將藉是報稱而益信此日之亟謀
脩建非徒粉飾休明鋪張治具矣是舉也率先倡捐則竹谿
營右司譚君維清生員周毓瑛鄧之瓊余一貴陳爾惠王成
安甘受和張九疇王典任宏儒民余維時董其事者則司鐸
萬君大中徐君聯錫邑尉朱君王雲也例得並書

五峯書院記

宋煥

余自乾隆丙寅秋九月待罪茲土至是春秋十一易矣始得
與邑之紳士建五峯書院於誥軸山之崗蓋若斯之難也谿

竹谿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十六

介萬山之中非若通都大邑有公費閒欸可挪有富家巨室
可助而欲築學舍延明師脩脯之需膏火之具從何措手且
夫將有大功作大興革寧惟是拘文牽義狗庸俗之論而已
哉要必深悉情事確然見其可行不執吾理以戾乎俗而後
可毅然行之而不惑余嘗怪谿人產不越千金而釋氏者流
輒坐擁膏腴田連阡陌孟子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
於禽獸此固其逸居無教之尤者而其爲飽煖也復有加每
思裁汰之而未有得也壬申秋旱勘災宿僧舍考其田土之
由來則施主子若孫寂如矣詢其歷來住持悉四方無賴動

卽售賣寺產挾資遠颺亦非若名山古刹徒以傳徒宛同世業者比夫以有用之產徒飽流棍之慾曷若取其有餘以作書院義田在國家得收造士之實用而若輩亦不至以淫侈長惡一舉而兩得其誰曰不宜於是以資用不給未卽舉行歲乙亥總計經理公項所積以建學舍尙有盈餘遂於今春剋期營建堂二重配以兩廡正側各三楹廚房廡舍畢具而門於東南隅以挹前朝掛榜山之秀減各寺田八石四斗以入之不足又倡紳士捐輸並存餘公項買田三石六斗歲收其息以爲延師脩脯於規模差爲小就云工旣竣謹錄其事

以誌爲之之難至是而始成也則所以廓而大之以收作人之效者有後之賢也侯在余其藉手以告厥成焉顏之曰五峯云者縣治後五星峯亭亭秀出而谿人士亦云五鳳蓋象形固有之入斯院者德行道藝其悉登絕頂而羽儀王國乎峯何不鳳凰何不峯耶

誥軸山文昌閣記

宋 煥

古者建國相其山川原隰之形勢然後營城邑治宮府以及郊廟壇壝之屬罔不辨方正位量地制宜故風雨以會陰陽以和生齒盛而財賦充教化興而賢才出風雅所傳可考而

知也谿自明成化間始建縣治於時俗阜民豐簪纓閭閻之族埒於上國兵燹以後日就凋敝泊乎我

朝神功聖德涵煦百年而額荒未復賦僅盈千士多樸略少文鹿鳴之歌罔得一與毋乃地脉使然歟抑城邑宮府郊廟壇壝之屬有未盡合於古者歟閒嘗陟岡瞭望見縣署堂廡卑隘不異民居署後五鳳山龍脉之所經也荒墳如櫛尤其甚者西南偏頭諸山負氣桀驁若劍戟插雲際而迤東一帶委蛇平坦類之人震懾伏地不敢起狀水從西北來繞縣城南折而東北流經誥軸山下邑人云山故有龍頭觀明末寇警

遂廢登其巔荒榛茂草中果有頽基破瓦未盡消磨始嘆前人用意深長卽一亭一榭非尋常點綴是處爲邑治水口有高觀翼出作鎮西南望偏頭諸山勢均力敵譬諸君子道長雖有小人不得肆其陰險而兼可收臂指之用後人視爲無甚輕重棄之草宅不亦過歟載考谿邑舊有文昌閣歲久傾圮不知其處乃與邑人士議共相輸助卽誥軸山舊址建閣以祀其神閣之下繚以女牆東西爲僧房始於丁卯迄己巳之冬而工告竣自茲以往生聚教訓農桑之利日溥禮樂之化日深山川靈秀積久勃發必有奇偉非常之士應候挺生

不異曩所云者則茲閣之建或亦有識所不謬哉若夫登高流覽俯檻凭欄一溪橫練列岫攢雲綴萬有於襟帶參寥廓以無塵後之賢士大夫娛目騁懷發爲詩歌纂入郡志亦足以紀一邑之勝概備輜軒之採風余未之逮也述其建閣始末而爲之記

重脩五峯書院記

國朝陳居廣府通判

國家郡邑學校之外皆有義學古者黨庠術序之遺意竹谿僻處萬山中士鮮聞於世其於此爲尤急梁溪宋侯捐俸爲邑人倡作五峯書院於東門外於是邑人皆知向學乾隆二

十八年秋圯於水予顧而憂之苦費無所出夫天下之事成之難而廢之甚易有其舉之無或廢也矧其關於教養之大者乎已而得絕祀產價無所歸又積膏火餘貲將盈百予竊爲之幸曰是可成矣爰度經費鳩工重葺之踰兩月而竣約費三百餘金不動公帑一錢不役公家一夫不重煩邑人士一絲一粟規制如舊煥然一新於是延本學教諭李君標主講席進英俊者而濯磨之將來蜚聲上苑人文蔚起正未可量誠邑之幸宰之志也况脩舉廢頽宰之責也興學章教以襄大化宰之事也布前賢之澤以風示後來則區區之心有

不已於是者是役也董其事者貢生王家詔生員蕭宗模而蕭生之力爲最多例得書

重修學署記

國朝李標教諭

竹谿舊無學署官斯土者卽

啓聖祠處焉慢矣康熙間劉君錡創屋十二間以篾爲牆覆之以茅規制不隘而椽棟不及拱把昌黎所謂以棧爲楹者歟其能久耶而或者又析而薪之過矣乾隆丁丑冬余挈妻子至時時覆壓之是懼今又十一年則傾頽殆盡諸生相過從至無坐立處僉曰是宜葺而余且老有去志然岌岌乎不可

竹谿縣志

卷之藝文

四十

以終日乃筮得兌之九二諸生曰神告我矣非先生不能當此占先生十餘年於茲無飾言無飾行人無不信先生之志者是宜葺苟不葺後此者難矣乃出清俸以倡而諸生無貧富皆響應閱兩月而竣計堂三楹寢室三楹堂之西書舍二楹寢室之西耳房一楹廚房二楹舊在東移之西築土爲牆覆以瓦約費百四十金余老矣後之人必其念諸生之力而余得藉是以相貽也幸矣因記而勒諸石

醒竹草堂記

李標

醒竹者何夢乎竹也乙卯之春也夢至一茅齋扉竹几竹榻

竹屏竹窻橋榭無不竹者越一十有三年丁丑冬至竹谿
學署夢始醒嘻何夢之早而醒之晚也夫孰使我升國子教
宗人竹游其魂爲變也孰使我拂緇塵領冷銜竹招其魂使
返也又孰使懷鉛握槧踰淮渡河東浮幻海西攀天柱魚魚
鹿鹿以逢於世竹蕩其魂於東西南北而卒不可以久留也
竹耶我耶竹耶夢耶夫以竹夢我而欲松柏焉妄也以我夢
竹而欲蓬蒿焉固也顏吾齋曰醒竹爲竹說夢耶爲我解嘲
北城石堤記 國朝汪 昱知縣

縣甃大小石爲城高六七尺無樓堞以壯觀瞻或曰明季流

竹谿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四十一

賊蹂躪之所餘也或曰舊城盡夷後之官吏築此城以資保
障耳縣無志不可考郭之西有溪自陝來繞城南折而東詣
軸山橫峙其左每淫雨瀑漲悍湍衝激堤輒潰先是署令張
公會築石衛之然僅東南數丈耳而東北隅崖石遮逼盪擊
尤猛舊堤餘無幾且及城城故無基勢必潰嗟乎此頽垣六
七尺者固未足以壯觀瞻而所以蔽內外而慎防衛不猶賴
是區區者哉適東南堤稍陷紳士請增築以固之余曰東北
堤尤急僉曰功鉅恐難成余曰患當先其急者焉避難於是
集士民諏曰鳩工經始於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望前五日

距次年六月朔日告竣其堤長五十八丈五尺其高丈有二尺其厚減高之半有二尺凡用灰石工價共費白金一千八十兩有奇皆募諸邑士民不給則捐廉成之其勸募課工不憚辛勤者則邑貢生楊君公哲羅君維智司君國章監生蕭君宗柳之力居多

添建礮樓兵房記

國朝徐如瀨知縣

竹谿居萬山之中而誥軸一山逼近東城虎踞鯨吞勢如壓卵最險且要歷年來教匪滋事派兵駐守城賴以安今教匪蕩平矣然古人安不忘危治益求治予承乏茲土已經三載

竹谿縣志

卷十二藝文

四十二

豈可以瓜代有期而不爲之計甲子春因進士民而謀所以保障之僉以爲可而未就也適制軍吳 駐節房陵以此爲亟亟惟是建礮必須添汛添汛必須建房庶弁兵得以有所栖止顧十餘年間兵燹頻仍

國家爲生民謀保靖所費不下鉅萬以此地方要務復希請帑可乎士民爲之感奮各願捐貲脩建而應添弁兵隨會同署遊府敖酌議山勢陡狹只可撥存城把總一員兵三十名足資捍衛萬一不敷需用近在城郭尙可隨時添撥議定乃率士民相地擇吉於閣前三丈三尺許創建礮樓一座高三丈

澗一丈深一丈八尺由樓左右就地勢高下環脩圍牆一匝計長八十五丈式如城上安堞口九十有四其後築炮臺一座縱橫一丈二尺抵當東西北三面礮內建官廳兵房共三十二間去礮百餘丈設哨樓一旗桿一烟墩五布置悉如式是役也計費千金予雖薄有捐廉然士民之力居多不逾月而工竣所以成制軍之意亦以終予未終之志也是爲記

重修城池記

徐如灝

城池之設所以慎防範而資捍禦况屬在邊陲守土者能勿以此爲先務乎竹谿舊隸上庸前明成化間割竹山之尹店社爲治邑令曾君熙築土城設東西南三門爲草創之始迨後易之以石歷有增脩頗足以資捍衛流賊肆逆後蕩然夷矣哉

朝定鼎初復有楊來嘉謝泗之叛康熙七年以次蕩平嗣後聖聖相承太和休養一百六十餘年民生其間熙熙皞皞不復知有重門禦暴之說嘉慶元年教匪倡亂竹山保康以無城相繼陷賊勢且及谿士民倉皇失計會陝撫秦公承恩命署鎮文公圖以兵至水田坪一戰賊披靡散去而四鄉義旗並舉搜捕餘孽盡淨城賴以全郡守候補兵備道王公正常與邑

命宗超海議曰內壘尙有外憂非急加脩築不足以資保障先是邑紳士等就城基捐築土牆高六七尺二年又以碎石築土爲一時權宜計至五年春乃庀材鳩工創建石城逾年東西北以次脩理而南面以無費緩脩六年九月余承乏茲土嘆是役之垂成而功虧一簣也爰集邑紳士而謀之僉願終事三閱月而功竣不費水衡一錢不勞民間一夫不假胥吏一人計工授食紳士管其出入官司督其勤惰俾緩急得以有備而無患焉計周圍二里零九分長五百三十丈零四尺高二丈一尺頂寬一丈一尺底寬一丈六尺城門樓四炮

臺五堦口七百六十用石一千六百零二十丈工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四名夫天下事固難於創始尤難於圖終始之不立終將漸弛終之不圖始於何繼今是役也經營創始者宗君超海也先後襄事者陳君德潤郭君淵極也圖維厥終者余與典史單君維新也至董事醵金踴躍急公者則又閭邑紳士商民之力也例得備書於石以誌不朽云

新建鼓樓記

徐如灝

城中築臺建樓謂之譙樓以望遠也設鐘鼓以警衆也蓋其由來久矣縣治左舊有樓不知創自何代考之志前明宏治

間邑令伍公夔曾置一鐘其創自宏治前可知乃時移世易樓圯而鐘亦移之文昌閣迄於今臺且圯矣辛酉秋余奉檄承乏茲邑時以城垣未竣方謀趕築勢不能以並營也癸亥春城工竣卽捐奉建之而士庶等且樂助其經費越月而就鐘鼓設如前今以鼓值更鐘以定其昏明俾一城咸悉更次而入息出作聞鐘聲而知節焉設遇有警卽以鐘鼓一號令如李衛公軍法至於清平無事民安物阜偕一二僚友登樓覽勝則谿水迴環近在襟帶間畫屏五星諸山爭奇獻秀奔赴眼下不幾媲美於魏武麗譙之樓也哉抑余聞形家言邑

西南偏頭山欹斜不正名曰訟筆斯樓居學宮巽位爲文明方史記天官書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卽於樓上塑魁星像以鎮之邑人士自是其翻然振興乎余日望之時嘉慶癸亥孟夏也

守城記

國朝 胡齊崙 安襄耶 荆道

嘉慶元年二月鄖陽府屬白蓮教竝起二十日保康陷二十一日竹山繼陷而竹谿之紀家山黃沙河珠峪河瓦房溝明峪溝鷲坪大小仙峪賊衆如蝟集當是時縣治無城郭守兵纔三百人糧芻軍實皆不備湖北大府竝在荊州距府遠又

道梗置郵皆不通而陝西秦撫軍以備邊駐興安於是知縣事宗君超海集同官議曰縣危在旦夕外無蚍蜉之援而連陷數縣卽郡城且孤立興安與縣接壤某欲請兵餉於秦撫軍如之何同官僉狂於故常以越境請兵餉懼于大府怒且賊衆聚散不可知設兵至而無寇將罹重譴咸極口沮勸君君厲聲告於衆曰事幸而濟卽一邑生靈可保脫有不虞某願以身獨任之乃具請於秦撫軍越三日賊衆屯水坪去縣治僅一舍而秦撫軍已遣總兵文圖領兵至前後勦殺六七百人義勇乘其勝勢以次搜捕賊目陳宗周毛學銓金玉華

竹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四十六

皆授首踰月恒將軍永都統先後由竹谿進兵竹山保康並以次復鄖陽府平其明年冬十一月余行部至縣君來謁頽然一老儒具以守城始末告余心儀君之臨事毅然而深念我撫軍之有大造於鄖也向使君拘於常例不卽請或請而不卽至苟稍有識者尙爲鄖危之此竹谿之民至今惓惓於君而君顧以年近老癯不復任事矣嗚乎此予記之所以作也夫

城東南石堤記

國朝 李世源 教諭

縣志河源有三其一發自西北鷄籠山爲竹谿河一出自正

西之黑龍洞一出自西南之秋山爲洞溝河皆東迤五六十里匯於廖家河沿河而下將抵城遶南而東又折而北注其抱縣治也若環然每當春夏之交陰雨連綿則萬派灌輸其勢奔騰洶湧望之驚心顧上流河道稍直其旁漫者猶少惟將逼東關湍激奔湃夾右而北故關外兵民廬舍被淹沒者屢矣乾隆四十八年署竹谿縣篆張侯其章下車一載廉知東西隅爲河水折注之衝欲循其衝而障之非堤不爲功因進邑中紳士商之又慮功程浩衍獨力難成特捐清俸爲邑人倡並派紳士分募各鄉至四十九年功未竣而張侯謝篆

去見堤功方半盡委於首事貢生楊公哲國學生蕭宗柳廩生司國章並屬余從旁督理是以比冬遂奏成功堤長計三十三丈高一丈二尺其厚減高之二共費白金四百九十六兩有奇除收捐輸外不敷者本城首事捐墊但以五十年歲收稍歉捐輸難齊未及刊立碑石六年六月初旬余以丁艱將歸因請首事集各簿廣勸捐輸姓名以垂不朽然是役也甘棠遺愛則爲張侯專責任勞則楊蕭司三公暨各鄉諸君之力共戴厥事以無負我張侯安奠民居之意余喜其功之成因紀其略云爾

邑侯徐公創脩橋梁義渡記

國朝李昌平邑人

谿水自西來繞城而東水淺不可以杭然遇驟風急雨則山水瀑漲洪流怒湍勢如萬馬奔騰居民臨河欲渡者雖咫尺若隔千里鬻湖徐邑侯之莅谿也憫邑人濟涉之困爰捐廉爲士民倡脩板橋一架以利商旅之往來者附以小舟置水師掌之外積餘貲數十金爲每歲脩補及舟子工食之用古人所謂其利百年者庶在斯乎至是雖遇山漲洶湧民行水上皆坦途矣吾聞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古之訓也况脩廢舉墜長吏之責也一舟梁之設不足以爲公德而公之所

竹谿縣志

卷十二藝文

四十八

以愛我谿人者至是蓋百廢具舉矣遂誌其顛末而爲之記

重脩學宮記

李昌平

皇上御極之三年首釋奠

先師孔子越數日臨雍講學闡明誠意正心之旨海內人士圓橋觀聽者殆以萬計一時四方學者型仁講讓翕然向風彬彬乎禮樂文教之盛事也吾邑舊有

孔子廟歲久剝落蝕於風雨久議脩葺咸憚費煩邑侯石公煦春秋將事見而悚然集邑人士而謀新之咸曰此邑人之責也乃相率輸貲解橐鳩工庀材狹者廣之朽者新之殿堂門

庶次第畢舉發石繚垣黜堊煥然先是泮池久湮疏鑿育學
泉水洊至咸以爲文明振興之兆云費工六萬五千有奇緡
錢六千二百有奇初始於嘉慶己卯落成於道光甲申可謂
周且備矣夫聖人之道在天下其教在萬世固非一鄉一邑
之所得私而吾邑遠界萬山中其尊禮尤虔景仰益切者蓋
亦有所自云嘉慶丙辰白蓮倡教爲亂所在揭竿響應竹谿
遠在省垣數千里外勢岌岌不可終日時吾邑士子振臂倡
義爲齊民先草野荷戈前驅者皆知親上死長爲亟旬日之
內刈奸除莠城賴以全蓋由士子深知大節愚民亦志切同
仇非聖人教澤人人之深感人切之切烏能若是乎由此觀之
地無大小興學爲先人無賢愚志學爲重苟明其義雖天下
皆齊魯可也夫豈以一鄉一邑異哉吾旣樂邑人之習於禮
義而復喜廟貌之煥然一新也由此而進之家敦詩書戶說
禮樂脩之於身而達之於家國天下風俗成而人材茂以仰

副

聖人淑世之心與

天子作人之化豈不偉與是役也創議於邑侯石公煦續成於耿
公淳玉徐公愷例得備書

平賊四策

嘉慶六年進呈

李昌平

募勇士

脩軍政之一

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至於兵則不患其欲危而患其欲安
人情莫不趨生而避死至於兵則不患其求死而患其求生
夫兵非欲其危且死也蓋致之危地而後安致之死地而後
生此理勢之自然者也今

國家與數年之兵勦有盡之賊而賊未盡殲者豈士卒寡少與
抑器械未精與二者皆非也其患起於將弁多樂安之心而
士卒無敢死之氣也臣請備陳之兵有一人之勇怯有人人

竹谿縣志

卷上藝文

五十

之勇怯一人之勇怯前後異人人之勇怯前後亦異非怯於
前而勇於後也其所遇之氣使然也匹夫蚩然於一鄉其貌
若不可與有爲一旦觸其卒然不可犯之氣則或至於持刃
而殺人何者其氣足以激之耳然則天下之大事可知矣欲
將弁之無樂安則莫若激之以生其勇欲士卒之無避死則
莫若激之以振其氣兩軍之相及也礮矢之交加也有敢死
之士翻然而先登則三軍之氣勝氣勝則勢勝勢勝則力勝
以必勝之氣出必死之力如此而賊不滅者臣未之聞然敢
死之士不可求之於今之士卒亦不可求之於今之鄉勇士

卒遠來而重念身家則力不生鄉勇顧利而虛冒糧餉則氣不奮今

國家承平百餘年矣臣愚以爲草野負販之中必有忠義之士懷敢死之心者嘉言以來之實意以求之恤其身家使無內顧之憂而後氣益壯爵以名位使有功名之樂而後力益堅則庶乎勇士可用矣而論者必曰今天下甲兵盛強募勇多無實效徒糜

國帑無益也臣以爲棄實而冒名則人競於名去名以求實則人亦競於實況當國家累世富強之後又何難費一旦不可

惜之費以成數年不可成之功乎今川陝豫楚賊往來衝突之地也民之被賊焚掠者死傷流離其欲致死於賊久矣誠令督撫大臣招其敢死者曉以忠義又令其鄉隣各具保結以進所進得者有賞不得者有罰則虛冒之弊絕矣得勇敢之士而又擇忠勇之將以將之衝鋒陷陣必有可觀則三軍皆懷敵愾之心將士皆有敢死之氣人人胥勝兵也臣故曰危而後安死而後生也

飭戰守脩軍政之二

國家既得敢死之士宜若無不戰之將無不守之士矣然戰

而或不勝守而或不力者非盡將與士之過也其勢使然也
臣請備言之今之將非不欲戰也然欲戰而嘗不能戰今之
士非不欲守也然欲守而終不可守官軍虛勞而無功賊勢
日熾而莫禦此其弊有二戰者日逐其後塵賊遠而勢不相
及守者冀幸其出境兵單而力不可禦故也臣愚以爲戰與
守分則賊強而兵弱戰與守合則賊弱而兵強今夫賊之勢
利在流也而官軍利在止賊之計得在速也而官軍得在緩
此嘗不相及之勢也勢不相及遇則戰不遇則止賊幸而勝
則其勢益張不勝則其勢必竄以尾追之兵勦窮竄之賊入

深林窮谷之中走空虛無人之地乘勢迫脅良民屠戮士女
而官軍遠在數百里外尙罔聞知此賊燄所以益熾而賊股
所以益衆也鳥之惡鷗也有逐之者無禁之者而飛愈疾矣
魚之忌獺也有驅之者無止之者而入愈深矣欲絕其流莫
若使之自止欲禁其速莫若使之自緩臣以爲有二策焉曰
宿重兵擇才將今賊所往來衝突之地天下不過三省而已
一省又不過數縣而已誠於各縣揀精壯數千人駐之不必
分布邊卡也無事則時其訓練一有賊信則各縣防兵四出
分布要隘迎頭截勦前後夾擊又大軍一至聲勢相援戰無

不勝守無不力如此則賊不至窮竄而一鼓可殲矣此以逸待勞之勝算也要之不得忠勇之將非虛冒糧餉卽坐觀成敗無必戰之志亦無必守之心臣所以親身目擊而憤惋不平者也蓋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我

皇上明並日月朝廷之上必有抱奇才懷赤心者誠優以重禮責以實效能者賞其功不能者罪其人則戰與守皆得矣臣故曰戰守合則兵強而賊弱也

結寨民 脩軍政之三

兵有制於人者有制於己者制於人者人勝制於己者己勝

以人制己之術卽爲己所制人之術則自無不勝今賊非有長技也然紛奔窮竄潰裂四出我兵顧此則失彼追東則竄西其牽制官兵者一也賊隨地就糧日行百餘里我兵糧餉軍火轉運維艱其疲敝官兵者二也賊勢窮蹙則迫脅良民動至數千我兵連年追勦漸成羸弱其抗拒官兵者三也夫欲以人之所以制我卽爲我之所以制人則莫若因其計而反用之而欲因其計而反用之則莫若聯結寨民而善用其術今川陝楚境賊往來擾害之地其民皆糾聚義勇結寨自守此皆明諳地理熟悉賊情忠義本於性成勇往得之磨練

真可用之民也誠令地方官存心民事實力急公於一寨中擇其公正者主一寨之事又於數寨中擇其才能者主數寨之事平日公同操練遇有賊信則每寨撥精壯數百人計數寨即可得數千人依山扼險按地設伏推之三省無不皆然賊至此則此出攻擊至彼則彼出兜勦如此則賊不至窮竄而無往非勁敵矣此我之所以牽制乎賊者也鄉民糧食生畜存貯寨城賊至無所得食其勢必困各寨守望相資消息相通又地勢高濶可以望遠賊至無所擄掠其勢必孤此又我之所以疲困乎賊而賊罔敢復施其抗拒矣所謂因其計而反用之之道也然人情莫不重性命而惜身家今必使之盡致命於我其勢必有所不能竊以爲賞罰者朝廷之大權而功名者人情之至樂

皇上明詔督撫布告寨民以大義發其忠愛之心而以仁言動其天良之實令寨民有能殺賊立功者許以不次之擢毋給虛銜使之勇于向義而無至於憤激毋或壅塞使之得以上達而不至於冒功則寨民可用矣臣故曰以人制我之術卽爲我所制人之術而自無不勝者也

廣糧餉脩軍政之四

天子既無不勇之將不戰之士是非必明賞罰必當則夫當今之所宜急者莫若糧餉之爲先而所以籌度之者務得其道也今

國家非不足於餉也自用兵以來所費

帑金不下數千萬萬其始失於官吏之虛冒其繼誤於將士之空糜今亦稍短絀矣然糧餉者

國之大事也既不能因短絀之故而吝而不用則不可不極裁酌之方而處之適宜此當今所宜早計者也昔之籌餉也易今之籌餉也難何者兵行有方則雖窮邊絕域可以取道而

漸至今則賊匪出沒靡定大軍窮日追勦轉戰千里非有定向也州縣一聞兵臨始行請餉近者尙需時日遠者動計月餘大軍一至支應不給則縱兵攘劫居民恣欲豪暴靡所不至民困而訴諸官官以爲無糧使然耳小民終歲勞苦所獲無幾支之一年而不足耗之一旦而有餘窮極愁苦怨嗟載路是受病者不在兵而在民受怨者亦不在兵而在上此其爲弊尙忍言乎要非糧餉匱乏使然也官軍利在速而轉運利在緩兵行迂迴而靡定餉道有時而難通其勢使然也竊以爲周張於臨時莫若預備於先事使州縣不請而有餘官

軍不掠而自足則莫若廣蓄積之爲善今川陝楚三省之中
大軍所往來駐防者亦略可按地而稽矣誠令督撫大臣酌
議所屬地方平時撥運糧餉存貯各縣各縣復分貯寨洞擇
老成紳耆主之及大軍臨境該縣源源接濟罔有貽悞糧餉
既足將士有敢犯民秋毫者殺無赦如此則軍糧不至匱乏
而小民亦獲安堵矣然虛冒之弊又不可不絕也今糧餉之
不足者空糜者居十之六虛冒者又十之一空糜者不必言
矣虛冒者其弊安在也官軍所至耗用百端州縣往來送迎
贈遺供億所費無算此非取之於民則侵之於餉一遇報銷

則上下請託賄賂公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誠嚴飭官吏
自轉運之外需索者有誅餽遺者有誅庶虛冒自絕糧餉常
裕此文籌度於廣之之外而有以濟糧餉之所不足也

泮池獲泉記

孝廉司效徽邑人
方正

易曰山下出泉其象爲蒙蒙也者始生也君子體此爲果行
爲育德又曰水洊至習坎習者常也坎者險也常久而不已
則積深而險平君子體此爲常德行習教事學宮泮池之設
雖取旋水以節觀者之意要不無蒙泉習坎之思焉

天子聖神稽古右文

履位初元首頒聖協時中扁額典至鉅而禮尤隆谿介山谷間非若通都大邑有江河之瀾湖海之波以浸灌之故學宮體制雖備而泮池獨乏淪漣之觀其涸舊矣嘉慶戊寅秋邑侯石公煦攝篆是邑瞻仰宮牆思加脩治集衆而圖之僉曰學宮自乾隆庚子重葺後迄今四十載殿宇頽圯脩葺義不容緩於是鳩工庀材創始於嘉慶己卯春越六載始克蒞事道光元年春諸同人籌及泮池欲引水以注之而苦於無源乃鑿池基而深之將加築焉未及三尺許泉水四溢若神漢之湧出而不窮余曰猶是池也昔者燥而不潤涸而不盈今則活

竹谿縣志

卷上藝文

五十七

潏潏地其中泛濫停蓄潏之爲淵涵之爲澤藻耀而芹香萍翻而魚躍若坎之習焉且猶是泉也昔者潛而未見秘而不洩今乃歎薄洋溢溥博而出之以時靜深而有本清澈而弗滓若蒙之發焉可無詞以紀之乎僉曰此靈泉也又曰此瑞泉也夫原泉混混得以盈科而漸進於海邑人士由是益嚮於學深造之以道將取諸左右逢其源不可謂非靈也且沐浴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陶淑○賢邑侯樂育之深心異日起而行其所學霈爲甘霖降爲時雨不可謂非瑞也余幸夫池之得泉

而嘉其說之有當因名之曰達泉欣始見也且欲其息之深
深而達之亶亶也僉曰可遂紀諸石

議脩藥王宮寨堡記

司效徽

竹谿僻處萬山中毗連川陝叢山密箐五方雜處最易藏奸
嘉慶元年教匪滋事邑首被害嗣後鼠竄狼奔絡繹不絕者
將十載非以此地爲川陝門戶往來者在所必爭乎縣治四
面皆山西南北勢稍坦而東面誥軸山橫亘里許高百餘尺
兜逼尤緊俯視城中動靜無不瞭如指掌前○邑侯徐公如
灝稟請大吏建碣設泚其上爲保障計誠深遠也距誥軸山

數百武而南爲藥王宮山勢分列東顧漫液北瞰三堰南窺
五條嶺諸峯與誥軸山汎相抗拒非添建寨堡則誥軸山汎
孤立無與而谿城亦危如壘卵矣此欲固谿城者必先據誥
軸山汎而欲據誥軸山汎必於藥王宮添設寨堡團練周家
壩手巾店三堰壩五條嶺等處居民實其中俾自爲固守計
而誥軸山汎復相爲應援則此山可保無虞卽谿城可保無
虞也至西南江西館元和觀各山梁亦屬要害彼地居民已
設立寨堡一旦有事授以機宜使爲犄角本營弁兵復屯居
高埠互爲聲援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

則首尾皆應谿雖叢爾彈丸既有藥土宮以爲誥軸汎之捍
衛復得元和觀等處寨堡爲之犄角而谿城居中調度營弁
復提兵策應雖十萬衆未易窺伺也

今

國家偃武脩文安堵無警而余於清晏之暇追憶曩事倡爲斯
議蓋亦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意且冀後之宰土者覩斯記
而爲之興起亦未始非捍禦之一助云藥土宮周圍計不過
百丈壘石爲城需費五百金稍節三百金亦可葺事寨門宜
與誥軸山汎相向外宜添設炮臺二一在廟後東北隅一在

竹谿縣志

卷十藝文

五十九

廟東南左側其他區畫在董是役者之善爲佈置余無贅時
嘉慶丁卯春仲

補脩南城記

國朝李錦源知縣

谿城當有明之季用武之區也自崇禎八年流寇猖獗城燬
於兵我

朝嘉慶元年宗公超海以土爲之五年乃建石城徐公如灝續
成焉所由經川陝教匪之擾而有備無患也今則風雨漂搖
磚石臞裂而南門之東坍塌若大路然源嘗考其山川按其
圖籍升高以望東南而百姓無重閉之謀官吏蹈因循之習

是果何恃而不恐者蓋天下之平久矣竊爲之慨然曰今谿境頻年豐稔士農樂業官斯土者亟宜謀所以保聚之矧乘今之時用民之力鳩工補葺不較勝於愈圯愈多之難爲功乎乃於莅任之明年丙戌出所得廉俸囑紳耆蕭君煜龔君名顯等董其事二月縮版以載六月百堵皆成橫長計四十二丈增高二丈二尺底寬一丈七尺頂寬亦一丈二尺上脩雉堞五十有二其餘周圍堞口炮臺城樓莫不煥然一新以視向之圯缺不完爲何如者夫予亦不過補脩一隅焉耳而捐數百金之養廉即可作億萬人之捍衛然則補之時義亦大矣哉吾因之爲谿民訓矣使謀身家而常補其缺則子孝父慈兄友弟恭之是務而何至家道壞使謀道德而常補其過則慎言敏行勤學好問之不遑而何至學殖落有一身必有一身之責有一日必盡一日之功勿狃目前而培補不及後世勿忽細微而彌補不及遠圖勿謂難補而苟安勿謂小補而中止夫亦何往而不自得者余有守土之責者也城郭不完全之咎也補之以與斯民慎防守者意猶淺蓋欲斯民咸知所以相生相養或出或處之道無一不當補其偏而救其弊也而豈徒城郭已哉

五峯書院記

李標

五峯書院舊在誥軸山岡今附東郭隅谿之人善梁溪宋公之後而承其澤也竹谿僻處萬山中士樸而民瀆諸務簡略乾隆丙寅梁溪宋公來尹是邑越明年建

聖廟五王祠及明倫堂宏麗如法約費六百餘金暇日卽集邑俊秀者授以經義謀爲書院以居之而未逮也越十年乙亥傾其橐以倡邑人爭應之置學田若干資其脯修膏火約費不下千餘金詳舊記中然其地左右臨大溪山削而童處其中者輒病未幾宋公以俸滿擢郡司馬去東郭之隅僧畦也標

竹谿縣志

卷十藝文

六十一

謂書院可移此亟請於郡伯龍溪王公報曰可戊寅秋鄖陽別駕陳公來攝篆減學田三斗易其地以移之增學舍東西各二間大門左右各一間廚房一間講堂後樹之屏以別內外其外繚以重垣大門外爲照牆左右樹柵制益加廓丹雘黝堊炳如也標董其事踰三年而竣夫人平居讀書學爲古入之道慨然欲有所爲於世及得一官一邑孜孜以其地之肥瘠爲通塞賦入之多寡爲憂喜利其地之所有而不利其所有事於是其邑之一絲一粟可以有於己以遺子孫則秋毫必察其邑之一絲一粟可以濟其邑以利其人民則懵然

而莫知又或前官所遺後官則悉攘以去其平居讀書學爲
古入之道慨然欲有所爲於世者如是而已夫以士之瘠賦
入之寡如谿而宋公銖積一年之久慨然爲其所當爲而不
持一絲一粟以去而前官所遺可乘以爲攘者陳公又慨然
爲其所當爲而不持一絲一粟以去則今之篝燈風雨淡飯
黃菘飲食而教誨之之物皆其可以有於已以遺其子孫者
則二公之澤遠矣抑聞陳公之治樂平也建望洛書院其署
高陵也建崇正書院偶來於此非人之所乘以行其攘者乎
乃樂人之善順人之情謀所以善其後永其澤其有利於谿

也又豈渺也哉嗟乎二公以名進士起家其文章治行卓然
可見如此是可謂讀書學爲古入之道慨然欲有所爲者矣
標故迷其始末勒諸石以風來者焉襄事者貢生王家詔生
員周毓英鄧之瓊蕭宗楨而鳩工庇材則蕭君之勞爲多例
得備書

增脩西堤記

李錦源

谿城西南隅當萬壑之洪流實一城之保障也舊有石堤一道築於上游以防盛漲而蓄止水城因以固民賴以安而東北鄉之低窪田畝咸得免於淹沒則斯堤捍衛之力居多歷年既久石墜土坍所謂舊堤幾不可恃丙戌秋山蛟突起河水橫流沙石淤墊日高而堤身愈卑矣若不早圖異日盪搖吾其能與水爭乎脩之此其時矣因捐奉百金以爲之倡而經費未敷適有門下士夏生章鏞楊生文斗王生文墀任生爲霖以公事來謁語之故且勸之輸四生欣然曰父師惠保

民人奠安城社豈一朝一夕之烈哉我子孫實利賴之其等踐土食租敢不各輸已囊竭力經營效子來日成之義幸勿以經費厯慮余喜志之克遂而都人士能相與有成也於是擇邑之縉練工程者與之諮度計金三百六十數除捐俸外四生實分任之非他募也今春趁桃汛未漲鳩工運石加長一十五丈四尺高八尺五寸堤脚寬七尺新舊堤面又加高一尺共長二十七丈閱五旬而歲事焉人之觀斯堤也咸謂根深基固石厚土堅安城信可永安無憂水患矣董斯事者紳士蕭君煜司君效徽蕭君煜徐君以桂何君經燦五人監

脩則譚君世理何君玉書王君福夏君章鏡方君正霖皆自備資斧不辭勞瘁盡心力於公事者也例得並書以爲後之踴躍趨公者勸是爲記

興賢莊撥田記

李錦源

竹谿爲古庸分國其山崔巍而嵯峨其水泮漑而揚波其人磊落而英多故文風每甲於他邑然數十年來科第寥寥私心悵惘者久之余蒞任以來首以培養人才爲亟旣延師講習公暇輒親自督課文教益興復以東南山勢低俯因用形家者言倡建文峯爲培補風水之計今亦落成有日矣爰進

竹谿縣志

卷十 藝文

六十四

多士而告以鄉試屆期擬復舉賓興以趣其行僉以資斧不給有難色緣竹谿在省垣二千里外道險且遠士子類多寒素往來舟車之費非數十金不辦故寒畯多裹足不前而赴試者絕少以至少之人數欲與附省大邑數千人較長角勝宜其獲售者如景星慶雲之僅見余竊計焉而未得所措置也先是邑有老莊官山一處變價得二百五十餘千邑學博蕭燭司效徽暨紳士蕭煜龔名顯等復捐資百八十餘千節年生息共得九百餘千擬建興賢莊一所爲士子鄉會試經費以

學宮傾圮亟須脩理動用無存而興賢莊之議又廢矣道光七
年秋張魏兩學博以從前脩理

文廟時宋王兩學博移交紳士脩補

學宮之田稟請

學憲王

郡伯崇 仍求撥還而檄余妥議詳覆余查學田向非額設
而脩補幾成具文前任石君煦耿君清玉徐君愷均因田係
虛設議以一半撥入興賢莊管理洵爲法良意美今逐加勘
丈畝數穀數均與省志所載不符因念寒氈清苦請以勘出

竹谿縣志

卷十二藝文

六十五

荻峪溝田三十三畝一分歲收制斛五十六石仍歸儒學經
管以符舊案而以丈出羨田荻峪溝張壩溝長望川灌溝等
處田畝撥歸興賢莊經理除脩補

學宮外每遇鄉試之年以所收穀石盡數變價資給士子永爲
鄉會試經費俾諸生觀光有資以稱

朝廷作育人材之至意報曰可余旣樂興賢莊之有成而多士
不艱於資斧也將見文治日益蒸蒸亦可藉手而副余之厚
望矣其辦理巔末有案據存記不復贅

水坪義渡記

李錦源

谿城東三十里有村曰水坪在縣河鋪之西南中亘一河向於夏秋水漲以扁舟濟冬春水落以浮橋通往來行人便之歷年既多船木日朽去夏蛟水衝突浪擊石撞茫然徒見山高而水流欲問濟渡之舟而已渺不可得矣詢之附近茂才孟君光典得其故且爲予言曰此二竹衝衢東通襄鄖諸郡西達川陝二省官商行旅絡繹不絕非造舟爲梁其曷以濟因請余假以印簿勸輸同人庶斯船之成可計日而待也余嘉其義捐廉而爲之倡不踰月而工竣並多購堅木存貯以備冬令成梁是役也雖紳商共爲之而實始於孟君之有是

請後之附近居者各結善緣隨時經理每歲一小脩至五年大脩則官爲籌款給發俾庀材鳩工民不病涉豈非利濟之一端乎是爲記

脩文筆峯記

李錦源

余以癸未歲卽用於楚楚固先大父舊治區也蒞官自長陽而鍾祥而江夏洊擢荆南觀察所至輒以興學明農振衰起廢爲已任循聲卓卓迄於今不衰余不敏復官於楚一秉先大夫之實心實政爲步趨前署雲夢甫一載卽補竹谿乙酉夏蒞任斯土清理庶獄他務未遑也稍閒與諸紳耆講論風

化僉謂三十年前干戈擾攘人不聊生今久矣休養生息於
太平之世矣惟是僻在偏隅宅里風聲究不得與名區等至
讀書登科第者尤屬寥寥予聞斯言不勝悵悵猶記下車之
初觀風課士見秀麗能文者正復不少是歲適大比因舉行
賓興禮集數十人於署捐廉以勸其行榜發仍不一售豈果
科名之難耶抑形家所言風水尙有未善耶或告予曰家塾
黨庠猶是也而英才獲售者每數十年而一見原不自今日
始予因取邑志觀之而信今余既有重脩縣志之舉將與諸
紳耆顯微闡幽共成信史矣爲之前者不慮湮沒無聞爲之

後者尤當蒸蒸日上舉數十年而一見者將補入邑乘書之
不勝其書豈不甚善因思諸紳耆曾言邑中風水以西南一
帶諸峯高聳而東南五條嶺諸山平岡不振科第之難當由
於此應添建文筆峯以與西南諸峯相對峙庶克蠹地通天
大有裨於文教用是合二事而並舉集城鄉紳士熟籌之適
農部正郎李君東山前常寧明府李君翰清山西藩叅軍蕭
君耀川聞余有是舉偕致書欣然樂助以爲之倡夫表揚忠
孝崇獎節義守土者之責也振一邑之文風備

朝廷之選舉尤樂育者之素心也况以三君子慷慨好義相應

於數千里之外邑中諸君子復踴躍急公以繼之豈不衆擎
易舉聿觀厥成乎谿人士由此光前裕後科第聯翩以仰副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宰是土者其亦與有榮施焉是爲記

天臺山記

國朝甘杓邑人

山名天臺曷昉乎縣故無志不可考惟土人世居於此相傳
以爲此卽天臺山云山有三臺或以爲三臺山其中一臺最
高端然聳秀儼如筆鋒故又有中峯之稱峯半崖有小方池
長不過二尺寬尺餘深不及四寸泉流而不竭水滿而不溢
先是康熙十三年馬蹶子亂邑無城可守明府曹公攜家於
此與吾曾祖諱繼芳者團練鄉勇官民共處兩月而水漿無
缺皆賴有此池也後有好事者故竭其泉頃刻復滿旱亦不
涸至今無異擬作七律四章鐫於石以告來者

重脩老君觀記

國朝曾芝樹邑人

安城多嶽崎峒嶂之山其西北諸峯尤美而聳然特出者惟
老君觀爲最奇峯下迤邐扎出二里許林谷幽深松篁掩映
有古寺焉所稱獨松樓鶴者邑中八景之一也寺與觀皆分
上下二院自明成化建脩迭興迭廢今問其地而荒烟蔓草
罕有存焉者蓋觀之廢久矣

國朝乾隆三十年邑宰李公策憫古跡之廢令城隍廟道會朱陽亮領老君觀獨松寺香火及本寺田地俱命掌之於是葺其殿闢新其神像至老君觀則未遑也嘉慶三年春令道會魏來賓陳來貴共繼前志出清囊一千餘金始就故址建殿宇三楹山門環護神像莊嚴始於五年三月落成於七年閏四月工亦鉅矣今夫物之興衰有時而成敗不一者天也今斯觀之落成也高臺巨楹金碧輝煌固昔日之有而且頽垣斷塹而荒墟也青松羅列翠柏交加固昔日之有而又蒼烟白露而荆榛也嵐飛翠湧上下周遭鐘聲經聲互相振响固

昔日之有而又晦明風雨颼颼呼嗥於其中也昔已有之倏而爲無今固無之倏而爲有其興衰成敗之故爲何如則天也而人參焉已夫功者難成而易敗自古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皆至怠廢故傾圮莫問往往皆是而况斯廟乎使後之繼起者共體斯意永永年代無致頽廢則所及豈有窮乎碑旣就而並書其田地坐落以垂永久亦使無忘李公之德云

鼎新竹谿縣文廟記

補

鄖陽會恒德
知縣

按鄖陽府志竹谿卽古麋國星野屬梁州域明成化十二年
奉建府治乃割竹山之尹店社設竹谿縣是年都御史原傑
建儒學署東嘉靖四十三年署縣事同知溫汝璋重脩之
國朝康熙七年知縣曹席珍建茅屋於上旋廢十七年知縣徐京
陞新之自是以來唯大成門有康熙乙未重脩標識不載脩
于誰氏乾隆四十五年廟圯矣司鐸李作棧廩生趙廷楨等
慨然首事募金一千四百有奇鼎建

大成殿五楹東西廡各五楹大成門鄉賢祠名宦祠共五楹其

竹谿縣志

卷上藝文

七十

他規制悉與各縣學同前後五年乃克歲事於戲若生等可
謂知所本矣夫世之崇尚佛老者琳宮梵宇不惜捐金醵粟
贊成之至於廟祀

先師或聽其剝落傾頽而莫之顧噫亦惑矣今生等不忘本始
哀集多金體制崇宏規模壯麗於以妥神靈而昭祀事遐陬
僻壤比隆鄒魯官斯土者良用嘉慰而生等請紀其事亦安
得而辭之顧恆德竊有進者方今

聖天子丕承

先烈右文稽古薄海內外靡弗家絃戶誦底於大同猶復

謁廟

臨雍園橋觀聽爾多士遭逢景運倘皆能整躬率物講學明倫以
闡揚

先師垂訓立教之深心以仰副

皇上壽考作人之至意誕登仁壽共樂熙雍文行交脩源流勿替
將朱子所謂學成君子如龍虎為變麟鳳為祥德在生民如
雷霆為威雨露為澤者咸於是乎在豈惟爾多士之幸抑亦
守土者之所深望也夫

團防說

賀壽惠原名
雲若

團防不難團防而要各捐輸則難捐輸固難捐輸而實爲團防則不難當此有事之秋地方官之團練鄉勇非以衛一己之身家實以保一邑之生靈也保一邑之生靈不能不團四鄉之丁壯團四鄉之丁壯不能不捐萬姓之資財捐資財所以備口食而團練易成要之丁壯出於各寨堡資財出於各寨堡而帶領丁壯經營資財之人亦皆出於各寨堡地方官不過督辦總理爲之商籌布置於其間以期於有濟且昔日之地方官不可與眾紳士相往來而要非所論於近今也近

今之紳士不可不與地方官通往來地方官若必別嫌疑而爲之拒絕則眾紳士亦皆淡漠相遭若不知有地方官者一旦有事勢必至孤立無與不知地方官之廉正與不廉正原不在交接與不交接不廉正者雖禁交接而總不見其廉正果廉正者雖廣交接而仍不失其廉正是必於眾紳士中之素殷實者有才略者平日相知識弁不惜禮貌以隆重之談笑以殷勤之酒席以酌酢之在地方官豈爲貪墨計哉在眾紳士亦豈爲口腹計哉蓋眾紳士見地方官之如此謙恭如此投契莫不心悅誠服而情誼卽由此聯官紳旣締交於平

日示諭可響應於臨時况士居四民之首士之言語民皆信之士之舉動民皆從之至於眾紳士相信從於地方官何患羣百姓不信從於眾紳士則一旦團防而城鄉之紳士百姓有不指臂相隨而慷慨樂輸踴躍從事者吾未之前聞或間有頑梗不聽號令者無論紳士百姓相識不相識又不可惜面情任違抗則必嚴加法律以示警懲蓋平日紳士必待以禮而此則繩之以法平日百姓必感之以恩而此則制之以威禮法兼施恩威並用戒一警百團防必成而生靈於以保全地方於以完固豈非幸甚吾願為地方官者亦熟思而審

處之

獨山寨避難記

賀壽惠 原名
雲若

獨山寨在谿邑之北鄉距城四十里因無敵山故名曰獨寨
非不高苦無水同治元年七月間川匪來谿男女避居其上
者以七八千計匪自竹山往返皆未將寨攻擊十月大股髮
逆至眾仍於是寨避之賊挾救紅岩寨之忿率萬餘逆將寨
四面圍困水泄不通寨下泉井與田中積水皆填之決之無
一存留寨上又無預備三四日內老幼男婦羣呼燥渴合寨
倉皇無所爲計雖日壯丁與賊死戰多不利而老君換香雨
寨併力來援亦未能克人人悲苦以待死亡無何日色昏沉

竹谿縣志

卷上藝文

七十四

頃刻雪降眾爭取之嚼飯五日越二日又漸燥渴都相嘆此
番萬無生理是夕星斗燦爛忽夜半天變俄而風緊又降一
雪黎明止一時之久約有五六寸厚羣將木桶木盆瓦缸瓦
罐等物盡行儲積足可供十三四日更奇者他寨雪皆小卽
本寨脚下亦薄而易消惟寨上厚五六寸許并一碗雪能化
一碗水賊在下望見空中一白龍旋舞其雪愈大渠將獨山
寨呼爲白龍寨且大聲云寨上必有大福人我不能破遂引
眾去其圍始解若非此二雪則合寨皆當渴斃可見天不滅
人雖賊眾亦無如之何也其時蓋自冬月二十五日至臘月

二十二日屈指有二十七日云

竹谿縣志

卷十二藝文

七十五

記賓興義舉始末

邑人 李榮竹

國家首重人才三載考較士子而賓興之春秋而闈獲雋然
後

天子臨軒試策蓋倣古三升之意以爲變通典莫重焉谿邑距省
數千里而遙寒峻多裹足不前比科來鹿鳴之歌未獲一與
職是故也咸豐元年辛亥 邑侯質夫賀公來宰是邦急欲
振興之而未得所措置爰輯 李公勻圃 賀公儀臣兩學
師及都人士相籌計僉曰得闈邑輸助庶眾擎易舉也邑侯
乃捐廉以倡慷慨好義者多響應迺醵金三千而公將去

任每謂於役未藏身雖去而心仍留纏綿悱惻感人性情接
任金公森亭西川名孝廉也士頌文章民歌樂只尤以培植
賓興爲亟亟除醵金千數復勸王君可亭捐賓興田畝書院
修金及公車資斧王之惠公之功也適軍務喫緊 大府檄
委供億兵需此事遂爾延擱直至八年戊午 德公竹泉蒞
任士林相慶謂賓興盛事自是可觀厥成矣緣德公爲八旗
經魁喜獎掖後進士沐其教者如坐春風不自知其身在宰
官廳事也閭閻果聞風鼓舞輸將恐後合前所醵金共八千
有奇業經置產卽以其租息爲鄉會試經費論者謂人文蔚

起此其權輿而德公之振興學校培養斯文不與賀金二公
如出一轍乎吾因之有感矣世之任作興之責者往往簿書
鞅掌視此爲不急之務或以爲不必然或言然而行不必然
或勉而從之始然而終不必然 三公則實知文教之興乃
移風易俗所由基而以爲必不可不然深仁厚澤何肇造此
邦之獨優耶是役也沿門勸諭克底於成先仗李賀兩師力
李歿金春浦師接任其勞前後隨侍襄理者楊君璜溪高君
桂菴湯君繼之何君玉書敖君蕊生甘君心香盧君吉臣王
君星垣衛君金門張君鼎甫廖君雲屏歐君理堂甘君省三
蕭君志亭竹亦數隨諸君子効奔走焉至於任勞任怨司出
納置公產慨然首事始終無懈者惟鄭君愛山一人今而後
觀光之資裕如矣我邑人其爭自濯磨爲美材充棟梁用爲
重器待宗廟需以仰副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與 賢邑侯樂育之深心則甚幸矣

蓮花寺記

邑人 鄭衍模

邑西有蓮花寺爲唐麟德二年龍象和尚所建明萬歷四十八年蓮花獻瑞密印和尚改爲蓮花禪林 國朝乾隆二十九年先智和尚主持寺事重整禪室立十方碑遵照叢林規條開期說戒雲水高人皆投止焉而寺之名因以遠播座山自東岱頂發源蜿蜒百餘里近寺如鳳舒翼左龍右虎護送有情寺前水理漩湫逼肖太極圖水口兩山宛若獅象對峙西南諸峯望之蔚然出沒隱見於雲霞之表寺後喬柯瘦樾危聳天矯日光從竹罅中出射人襟帶盡綠繞寺幽磻一道

竹谿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十八

西折而東流泉奏響居然太古之琴真一步一豁目也殿宇三重像設莊嚴檐楹皆方石爲之鏤長聯於上殿前有蓮花池池上建三乘橋圍以石欄憑欄俯眺天水相涵使人身心朗澈恍然若有所悟花之族四時不絕開者實纍纍者風垂露漚蔓相附而枝相倚玩之無弗適焉宜乎畸人韻士之蒞斯邑者必至至則忘歸歸而詫異於人幾不復作塵世想時至孟冬秦楚兩總鎮哨集將士奔轅瞻仰稱未曾有一年一度寺之名得附奏牘上聞更爲邑中不可磨滅之區矣同治元年寺之後重燬於賊人咸謂非磨以歲月未易興也

而山谷和尚不以爲難轉瞬間瓦礫之場佛殿丈室煥然一新雄壯傑特過於舊宇不多山谷之能興復是寺獨喜其所以興復之者皆出於辛苦蓄積不以布施煩吾里人也功將竣謁予求記懼後之或毀其成也予惟成敗數定何有於記然山谷行願精堅不墜前人之功尤深保釐之祝心足嘉矣儻繼起者體此心而益致其力庶人定者數亦不能拘也特援筆記之

峒溪寨記

邑人 徐廷楨

邑之西南隅距城三十里許有山名峒溪雙峯並峙若崆峒之矗於天外四圍皆壑巨石突人跡罕到向東鳥道一線自下而上者隱約綴行樹杪俯視羣岫起伏環供無不呈奇獻美於茲山之麓春雨初晴新翠如沐樵唱鳥聲與百谷相應蒼夏日清莎野卉紛駭爭妍濃陰沉綠中少坐則溽暑全消秋冬之間雖木落崖枯山容消瘦而紅黃霜樹黑白雲花亦彷彿珊瑚之海與玳瑁之天矣下有幽泉一泓四時不絕引以爲溪灌田無數山以溪名殆昉諸此乎 國初張獻忠亂

竹谿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八十

所過地方屠戮幾盡土人遂修寨其上俱獲保全誠舊志所謂一人據險萬夫莫登者也同治壬戌冬髮逆竄谿大肆蹂躪至此輒望而却步靡不謂天生險峻人力莫可如何尤喜山下石皆成煤寨人取用爨火無虛然則茲山也爛若絢繪迥出於煙霏空翠之表旣救人之死復資人之生請非淑靈之氣得以扶輿磅礴於茲乎是不可以不記

文筆峯記

盧周相 夢臣

安城有文筆山者一峯挿天千尋拔地峭壁嶙峋實處乎正東一隅而爲八景之一甲子秋余與友人蕭子鼎臣乘輿往遊扶荆攀葛踰時乃達其巔焉因舉頭天外四望空濶山光照眼嵐翠撲人而羣岫環抱恍如俯首低眉朝拱於其下者也爾時天氣晴霽忽有雲從半山起隨風蔽日疑爲將雨已而雲斂天開清明過前噫茲山之晦明變化倏忽不常是誠谿邑之砥柱而爲人文蔚起之徵也復俯視左右兩河夾束灤洞如帶從山巔而北則有峯三疊形肖馬鞍土人築砦其上以避逆氛亦壁立萬仞逮少憩日已西斜不能窮幽探勝因尋原徑返而友詩成滿幅矣然余心胸廓落眼界寬敞不復前之日坐井中徒仰天光一綫至此而愈曠然有得也能不援筆以紀其勝云